

南齐书

卷八

南齊書

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二十五

徐孝嗣

沈文季

徐孝嗣字始昌東海郯人也祖湛之宋司空父聿之著作郎並爲太初所殺孝嗣在孕得免幼而挺立風儀端簡八歲襲爵枝江縣公見宋孝武升階流涕迄于就席帝甚愛之尚康樂公主泰始二年西討解嚴車駕還宮孝嗣登殿不著韎爲治書御史蔡淮所奏罰金二兩拜駙馬都尉除著作郎母喪去官爲司空太尉二府參軍安成王文學孝嗣姑適東莞劉舍舍兄藏爲尚書左丞孝嗣往詣之藏退語舍曰徐郎是令僕人三十餘可知矣汝宜善自結昇明中遷太祖驃騎從事中郎帶南彭城太守隨府轉爲太尉諮議

參軍太守如故齊臺建爲世子庶子建元初國除出爲晉陵太守  
還爲太子中庶子領長水校尉未拜爲寧朔將軍聞喜公子良征  
虜長史遷尚書吏部郎太子右衛率轉長史善趨步閑容止與太  
宰褚淵相埒世祖深加待遇尚書令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  
爲宰相轉充御史中丞世祖問儉曰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  
日其在徐孝嗣乎出爲吳興太守儉贈孝嗣四言詩曰方軌叔茂  
追清彥輔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時人以比蔡子尼之行狀也在郡  
有能名會王儉凸上徵孝嗣爲五兵尚書其年上敕儀曹令史陳  
淑王景之朱玄真陳義民撰江左以來儀典令諮詢受孝嗣明年遷  
太子詹事從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經始此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  
故應有邁靈丘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孝嗣答曰繞黃山款牛首乃  
盛漢之事今江南未廣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上竟無所脩

立竟陵王子良甚善之子良好佛法使孝嗣及廬江何胤掌知齊

齊書卷之二

講及眾僧轉吏部尚書尋加右軍將軍轉領太子左衛率臺閣事  
多以委之世祖崩遺詔轉右僕射隆昌元年遷散騎常侍前將軍  
丹陽尹高宗謀廢鬱林以告孝嗣孝嗣奉旨無所釐贊高宗入殿  
孝嗣戎服隨後鬱林旣死高宗須太后令孝嗣於袖中出而奏之  
高宗大悅以廢立功封枝江縣侯食邑千戶給鼓吹一部甲仗五  
十人入殿轉左僕射常侍如故明帝卽位加侍中中軍大將軍定  
策勳達爵爲公增封二千戶給班劍二十人加兵百人舊拜三公  
乃臨軒至是帝特詔與陳顯達王晏並臨軒拜授北虜勳詔孝嗣  
假節頓新亭時王晏爲令民情物望不及孝嗣也晏誅轉尚書令  
領本州中正餘悉如故孝嗣愛好文學賞託清勝器量弘雅不以  
權勢自居故見容建武之世恭已自保朝野以此稱之初孝嗣在

率府晝臥齋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

南雍本作遷

公牀孝嗣驚起聞

壁有聲行數步而壁崩壓牀建武四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孝嗣聞有詔斂容謂左右曰吾德慙古人位登袞職將何以堪之明君可以理奪必當死請若不獲命正當角巾丘園待罪家巷耳固讓不受是時連年虜動軍國虛乏孝嗣表立屯田曰有國急務兵食是同一夫輟耕於事彌切故井陌壘里長轂盛於周朝屯田廣置勝戈富於漢室降此以還詳略可見但求之自古爲論則賒卽以當今宜有要術竊尋緣淮諸鎮皆取給京師費引旣殷漕運艱澀聚糧待敵每若不周利害之基莫此爲急臣比訪之故老及經彼宰守淮南舊田觸處極目陂遏不脩咸成茂草平原陸地彌望尤多今邊備旣嚴戍卒增眾遠資餽運近廢良疇士多饑色可爲嗟歎愚欲使刺史二千石躬自履行隨地墾闢精尋灌漑之源善

商肥磽之異州郡縣戍主帥以下悉分番附農今水田雖晚方事  
菽麥菽麥一種益是北土所宜彼人便之不減粳稻開創之利宜  
在及時所啟允合請即使至徐兗司豫爰及荆雍各當境規度勿  
有所遺別立主曹專司其事田器耕牛臺詳所給歲終言殿最明  
其刑賞此功克舉庶有弘益若緣邊足食則江南自豐權其所饒  
略不可計事御見納時帝已寢疾兵事未已竟不施行帝疾甚孝  
嗣入居禁中臨崩受遺託重申開府之命加中書監永元初輔政  
自尚書下省出住宮城南宅不得還家帝失德稍彰孝嗣不敢諫  
諍及江祏見誅內懷憂恐然未嘗表色始安王遙光反眾情惶惑  
見孝嗣入宮內乃安然羣小用事亦不能制也進位司空固讓求  
解丹陽尹不許孝嗣文人不顯同異名位雖大故得未及禍虎賁  
中郎將許準有膽力領軍隸孝嗣陳說事機勸行廢立孝嗣遲疑

久之謂必無用干戈理須少主出遊閉城門召百僚集議廢之雖  
有此懷終不能決羣小亦稍憎孝嗣勸帝召百僚集議因誅之冬  
召孝嗣入華林省遣茹法珍賜藥孝嗣容色不異少能飲酒藥至  
斗餘方卒乃下詔曰周德方熙三監迷叛漢歷載昌宰臣構戾皆  
身膏斧鉞族同煙燼殷鑒上代垂戒後昆徐孝嗣憑藉世資早蒙  
殊遇階緣際會遂登台鉉匡翼之誠無間諂讟之迹屢著沈文季

門世

此下  
闕文

沈文季字伯達吳興武康人父慶之宋司空文季少以寬雅正直  
見知孝建二年起家主簿徵祕書郎以慶之勳重大明五年封文  
季爲山陽縣五等伯轉太子舍人新安王北中郎主簿西陽王撫  
軍功曹江夏王太尉東曹掾遷中書郎慶之爲景和所殺兵仗圍  
宅收捕諸子文季長兄文叔謂文季曰我不能死爾能報遂自縊文  
季揮刀馳馬去收者不敢追遂得免明帝立起文季爲寧朔將軍

兩雍本  
作咸

遷太子右衛率建安王司徒司馬褚沂爲宣威將軍廬江王太尉長史出爲寧朔將軍征北司馬廣陵太守轉黃門郎領長水校尉明帝宴會朝臣以南臺御史賀減爲柱下史糾不醉者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晉平王休祐爲南徐州帝問褚淵須幹事人爲上佐淵舉文季轉寧朔將軍驃騎長史南東海太守休祐被殺雖用薨禮僚佐多不敢至文季獨往省墓展哀出爲臨海太守元徽初遷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轉祕書監出爲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王錫女飲酒亦至三斗文季與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昇明年沈攸之反太祖加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吳興錢塘軍事攸之先爲景和銜使殺慶之至是文季收殺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加持節進號征虜將軍改封略陽縣侯邑千戶明年遷丹陽尹將軍如故齊國初建爲侍中領祕書監建

元元年轉太子右衛率侍中如故改封西豐縣侯食邑千二百戶文季風采棲岸善於進止司徒褚淵當世貴望頗以門戶裁之文季不爲之屈世祖在東宮於玄圃宴會朝臣文季數舉酒勸淵淵甚不平啟世祖曰沈文季謂淵經爲其郡數加淵酒文季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豈如明府亾國失土不識枌榆遂言及虜動淵曰陳顯達沈文季當今將略足委以邊事文季諱稱將門因是發怒啟世祖曰褚淵自謂是忠臣未知身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世祖笑曰沈率醉也中丞劉休舉其事見原後豫章王北宅後堂集會文季與淵竝善琵琶酒闌淵取樂器爲明君曲文季便下席大唱曰沈文季不能作伎兒豫章王嶷又解之曰此故當不損仲容之德淵顏色無異曲終而止文季尋除征虜將軍侍中如故遷散騎常侍左衛將軍征虜如故世祖卽位轉太子詹事常侍如故永

明元年出爲左將軍吳郡太守三年進號平東將軍四年遷會稽  
太守將軍如故是時連年檢籍百姓怨望富陽人唐寓之僑居桐  
廬父祖相傳圖墓爲業寓之自云其家墓有王氣山中得金印轉  
相詭惑三年冬寓之聚黨四百人於新城水斷商旅黨與分布近  
縣新城令陸赤奮桐廬令王天愍乘縣走寓之向富陽抄略人民  
縣令何洵告魚浦子遷主從係公發魚浦村男丁防縣永興遣西  
陵戍主夏侯曇羨率將吏及戍左右埭界人起兵赴救寓之遂陷  
富陽會稽郡丞張思祖遣臺使孔矜王萬歲張繇等配以器仗將  
吏白丁防衛永興等十屬文季亦遣器仗將吏救援錢塘寓之至  
錢塘錢塘令劉彪戍主聶僧貴遣隊主張玕於小山拒之力不敵  
戰敗寓之進抑浦登岸焚郭邑彪棄縣走文季又發吳嘉興海鹽  
鹽官民丁救之賊分兵出諸縣鹽官令蕭元蔚諸暨令陵琚之並

逃走餘杭令樂琰戰敗乃奔是春寓之於錢塘僭號置太子以新  
城成爲天子宮縣廨爲太子宮弟紹之爲揚州刺史錢塘富人柯  
隆爲尙書僕射中書舍人領太官令獻鉦數千口爲寓之作仗加  
領尙方令分遣其黨高道度徐寇東陽東陽太守蕭崇之長山令  
劉國重拒戰見害崇之字茂敬太祖族弟至是臨難貞正果烈追  
贈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賊遂據郡又遣僞會稽太守孫泓取山陰  
時會稽太守王敬則朝正故寓之謂乘虛可襲泓至浦陽江郡丞  
張思祖遣浹口戍主湯休武拒戰大破之上在樂遊苑間寓之賊  
謂豫章王嶷曰宋明初九州同反鼠輩但作看蕭公雷汝頭遣禁  
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賊眾烏合畏焉官軍至錢塘一戰便散  
禽斬禽之進兵平諸郡縣臺軍乘勝百姓頗被抄奪軍還上聞之  
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中宿縣子劉明徹免官

削爵付東冶天福上寵將也既伏誅內外莫不震肅天福善馬稍  
至今諸將法之御史中丞徐孝嗣奏曰風聞山東羣盜剽掠列城  
雖匪日而殄要蹙于王略郡縣闕攻守之宜倉府多侵耗之弊舉  
善懲惡應有攸歸吳郡所領鹽官令蕭元蔚桐廬令王天愍新城  
令陸赤奮等縣爲首劫破掠竝不經格戰委職散走元蔚天愍還  
臺赤奮不知所在又錢塘令劉彪富陽令何洵乃率領吏民相戰  
不敵未委歸臺餘建德壽昌在劫斷上流不知被劫掠不吳興所  
領餘杭縣被劫破令樂琰乃率吏民徑戰不敵委走出都會稽所  
領諸暨縣爲劫所破令陵琚之不經格戰委城奔走不知所在案  
元蔚等妄藉天私作司近服昧斯隱慝職啟虔劉會稽郡丞張思  
祖謬因承乏總任是戶涓誠芻效終焉無紀平東將軍吳郡太守  
文季征虜將軍吳興太守西昌侯諱北雍本任屬關河威懷是寄

輒下禁止彪琰徇思祖文季

視事如故諱

北雍本作贊

等納贖論詔元

蔚等免思祖諱

北雍本作贊

文季原文季固讓會稽之授轉都官尚書

北雍本作贊

加散騎常侍出爲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左將軍郢州

刺史還爲散騎常侍領軍將軍世祖謂文季曰南士無僕射多歷

年所文季對曰南風不競非復一日文季雖不學發言必有辭采

當世稱其應對尤善篆及彈碁篆用五子以疾遷金紫光祿大夫

加親信二十人常侍如故轉侍中領太子詹事遷中護軍侍中如

故以家爲府隆昌元年復爲領軍將軍侍中如故豫廢鬱林高宗

欲以文季爲江州遣左右單景雋宣旨文季口自陳讓稱年老不

願外出因問右執法有人未景雋還具言之延興元年遷尚書右

僕射明帝卽位加領太子詹事增邑五百戶尚書令王晏常戲文

季爲吳興僕射文季答曰琅邪執法似不出卿門尋加散騎常侍

南齊書四十四  
僕射如故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止游兵一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增封爲千九百戶尋加護軍將軍僕射常侍如故王敬則反詔文季領兵屯湖頭備京路永元元年轉侍中左僕射將軍如故始安王遙光反其夜遣三百人於宅掩取文季欲以爲都督而文季已還臺明日與尚書令徐孝嗣守衛宮城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時東昏已行殺戮孝嗣深懷憂慮欲與文季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事寧加鎮軍將軍置府侍中僕射如故文季見世方昏亂託以老疾不豫朝機兄子昭略謂文季曰阿父年六十爲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答同孝嗣被害其日先被召見文季知敗舉動如常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也於華林省死

時年五十八朝野冤之中興元年贈侍中司空謚忠憲兒子昭略  
有剛氣昇明末爲相國西曹太祖賞之及卽位謂王儉曰南士中  
有沈昭略何職處之儉曰臣已有擬奏轉前軍將軍上不欲違可

其奏尋遷爲中書郎永明初歷太尉大司馬從事中郎驃騎司馬

黃門郎南郡王文學華選以昭略爲友尋兼左丞元年出爲臨海

太守御史中丞昭略建武世嘗酒酣與謝瀹善闕累遷侍中冠軍

將軍撫軍長史永元元年始安王遙光起兵東府執昭略於城內

昭略文季俱被召入華林省茹法珍等進藥酒昭略怒罵徐孝嗣

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面破曰作破

面鬼死時年四十餘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逃去昭光不忍捨母

遂見獲殺之中興元年贈昭略太常昭光廷尉

史臣曰爲邦之訓食唯民天足食足兵民斯信矣屯田之路實重

戰守若夫充國耕殖用殄羌戎韓浩棗祇亦建華夏置典農之官興大佃之議金城布險峻壘縣壩飛芻輓粒事難文繼一夫不耕或鍾飢餒緣邊戍卒坐甲千羣故宜盡收地利因兵務食緩則躬耕急則從戰歲有餘糧則紅食可待前世達治言之已詳江左以來不暇遠策王旅外出未嘗顧飽四郊嬰守懼等松芻縣兵所救經歲引日凌風泙水轉漕艱長傾窖底之儲盡倉放之粟流馬木牛尙深前弊田積之要唯在江淮郡國同興遠不周急故吳氏列成南濱屯農水右魏世淮北大佃而石橫開漕皆輔車相資足以待敵孝嗣當蹙境之晨薦希行之計王無外略民困首領觀機而動斯議殆爲空陳惜矣

贊曰文忠作相器範先標有容有業可以立朝豐城歷仕音儀孔昭爲舟等溺在運同消